

“无脸长衫男”为什么火了

淡看世情还是贩卖情怀？“网红”老树画画推出的

“四季系列”绘本首册《春·醉花阴》引热议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“眼前两碗米饭，心中一粒飞鸿”——世俗与脱俗，正是“老树画画”系列诗画中最高频的一对哲学命题。眼下，55岁老树的“四季系列”绘本首册《春·醉花阴》出版，再度引发关注。拥有超144万微博粉丝，公众号文章阅读量屡破10万+，老树笔下的文人画何以火起来？

有人爱看画中标志性“无脸男”，面部轮廓模糊、着一袭长衫、戴宽边礼帽，在树下、坡上、花中，看景发呆；有人被画面所配的打油诗逗乐，譬如“待到春风吹起，我扛花去看你”的傲娇，“荣枯与我何干？只是偶然经过”的自得，或干脆来句“作为一颗胖子，盼着秋风快来”的插科打诨。

清华大学心理学讲师李松蔚读过老树此前的《在江湖》《花乱开》等著述，他发现，老树在尘世里边泡过，又能把自己给拎出来，因此，从他的创作视野倒能窥见当下都市人某种日常精神状态的缩影：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，对人生意义的不确定性等。这时就容易被画中的自嘲打动，大呼“周一破事无数，我已抵挡不住”，但旋即又认怂，“要去天涯海角，最后还是掉头”。在李松蔚看来，老树画画中对尘世焦虑的放逐、对四季风物的移情，迎合了社会起伏情绪中对单一“成功学”的潜意识抵抗。不过，当人们明白无需一味复制他人看似顺遂的道路，或全奔着一个世俗目的而去时，要小心转身又一窝蜂掉进“岁月静好”的窠臼里。

“面无表情”是最流行的表情

其实，老树一开始画的男主角是有鼻子有眼的，但他后来发现，比起五官，人的手更能表达表情，“有一次画完了，还没来得及画鼻子眼睛我就忙别的去了，结果转头一看，哎，这样还挺好”。

于是，一个无脸的长衫男人形象，在大山、大水之间，在孤月、独日之下，伫立、俯视、远眺，有时很渺小，有时透着超脱，但身上总有种挥之不去的寂寥感。有读者评价，恰恰是“无脸男”模糊空洞的面部表情，倾泄了内心裹不住的思绪和秘密。

巧合的是，近期火起来的90后插画师“呼葱觅蒜”拿手的也是无脸古装群像，正在热映的《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》（加长纪念版）的系列海报，正是出自她之手——难见真容、隐去表情的至尊宝，似乎更能勾起银幕前怀旧男女的唏嘘。

或许无脸不是偶然，除了与古典传统中的缥缈写意氛围颇为契合，“面无表情”又何尝不是人群洪流中尤为常见的一种表情？面对世间纷纷扰扰，难得偶有闲心，众多的不得已，都需要“精神按摩”。真名刘树勇的老树，是中



拥有逾144万粉丝的“网红”老树新推出《春·醉花阴》，他说，丰子恺是他喜欢的传统文人。

左图：不少读者盼如画中“无脸男”般偷得浮生半日闲，藉由画里诗间的无脸男、小确幸，找到释放焦虑的出口。（上海书画出版社供图）

上图：丰子恺的《子规啼血四更时，起视蚕稠怕叶稀》插图细致入微描绘了养蚕过程。（资料图片）

相关链接

那些让时光柔软的图画书

■丰子恺：忠实于童心

丰子恺的画作使人感到温暖，这离不开他对童心的忠实。童年经验是丰子恺创作的灵感源泉，他的画不仅富于童趣，更是寓哲理于雅趣之中。丰子恺曾说，童年最不能忘三件小事：养蚕、中秋赏月、与隔壁家的王四因交游。

叶圣陶曾用诗家惯说的两句话评丰子恺的漫画：“出人意外，入人意中。”前者指他漫画题材大多是别人没

画过的，给人一种新鲜感，后者指题材几乎都是大家感受过的，因而能使人感到亲切。

■几米漫画：图解世间邂逅

几米笔下弥漫着人世间的种种相遇与分离。尤其是1999年出版的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系列漫画，用长长的“景深”描绘了一对年轻男女在不同场合的邂逅。

几米善于捕捉都市人稍纵即逝的情绪体验，包括现代人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

人渴求却难求的超然之心。可是一时寄情“诗与远方”，果真能安顿层出不穷的焦虑与空虚么？

可能老树自己也没想清楚。他曾直言，诗意都是一种假象，一种无法企及的向往。他的安身方法是往中国传统里钻。丰子恺、汪曾祺都是老树喜欢的传统文人，1983年老树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汪曾祺，“突然看到汪老的文字，特别喜欢，一下子明白了文学这两个字，文就是纹理，所谓语言的质感、气息。过了若干年，作家阿城评价汪曾祺是‘仿佛如玉’，太准确了”。

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葆华看来，“老树画画”谈不上大众爆款，更像是

隐痛与困顿，并将这些细微感受幻化成诗意的文字和明丽的图画，揭示出那些看似平静人生背后的惶惑。

■“梵高奶奶”：留下村庄每寸美

梵高奶奶，真名常秀峰，是来自河南方城县的农村老大，70多岁突然提起画笔，泼墨创作出百余幅画，其率性而为、真实朴拙的风格勾起了许多人的丝丝乡愁。在她的画里，色彩就是感情，线条勾勒清晰记忆，生动描摹了村庄的花草、动物、老房子、田埂和土地，也讲述了母鸡带小鸡、养蚕宝宝、割麦子、雪地抓鸟等趣味盎然的故事。

本报实习生杨越童 记者许畅 整理

以趣缘为纽带的社交新媒体圈里的一款“减压产品”，与此前的几米漫画、“梵高奶奶”等画作有一定共通之处。不少人盼如“无脸男”般偷得浮生半日闲，藉由画里诗间的小感动、小确幸，找到压力释放的出口。

但互联网传播中存在的跟风、粗浅化倾向，也会为文化热点的走红打上问号：当古典山水演绎的桃花源被压缩为面目单一的“暖心鸡汤”属性，仅被拿来一味浇“避世”块垒时，传统文人画中更丰富多元的一面很容易被遮蔽了。大众审美与独立精神，何尝不是当下艺术创作逃不开的一对哲学命题。

快评

她的热情与坚定，让人心疼

——评热演百老汇音乐剧《魔法坏女巫》

孙诚

莎士比亚曾说过：“人生就像一匹由善恶交织而成的布，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失的鞭策，才不会过分趾高气扬；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它们掩藏，才不会完全绝望。”音乐剧《魔法坏女巫》中的女主角艾芙芭与格琳达的一生仿佛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。

以造梦为宗旨的百老汇向来有演绎童话的传统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的《魔法黑森林》起，当代文化中的“黑童话”潮流也影响到了百老汇。与充满美好希望、色彩斑斓的传统童话相对立，黑童话更像是成年人的读物。透过美好的表象，对我们惯常所认定的所谓的美好事物进行质疑和重新审视，或许在打破并重构童话原著中的美好形象之后，会再造出一个更大的、影响更为广泛且含义更为深刻的“新童话”来。

西方文化中一直流传着女巫的传说，1995年，格雷戈里·马奎尔出版了小说《魔法坏女巫：西方坏女巫的一生》，对“坏女巫”的形象进行了创造性的重述与颠覆，同时也讲述了当代人们对于友谊与爱情、善良与邪恶、独立与成长的思考。音乐剧《魔法坏女巫》就是在此基础上创作的。

全发、苗条、广受欢迎的“白富美”格琳达，身材壮硕、通体翠绿、不被人待见的艾芙芭，这两个看似绝不可能成为朋友的姑娘，却在一系列交流碰

撞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携手一起成长。然而，随着奥兹国大巫师的出现，她们的友谊走到了分叉口，人生道路也因此各不相同。格琳达执迷于名望，被权利所蒙蔽；艾芙芭则始终忠于自己的内心，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……

双女主角的设置无疑是本剧的一大亮点，两位女巫的戏份自始至终贯穿于全剧，难分伯仲。人们口中的“西方坏女巫”实质上是位善良勇敢的姑娘，而表面看似完美的“好女巫”格琳达，却有着虚荣伪善的一面，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于邪恶与正义的认知。

剧中还充斥着大量的隐喻，奥兹大巫师和校长对政权都有着强烈的欲望，为维护统治而不惜作恶。在全球话语权遭到质疑、种族歧视仍旧存在、恐怖活动四起的情况下，此剧所包含的寓言或许能引起更多成人观众的共鸣，故事内涵的多面性让《魔法坏女巫》成为了一部老少皆宜、具有社会意义的音乐剧。

第一幕终曲《抵抗地心引力》为全剧的主打曲目，曲名是一个精妙的双关语，仅从字面意思上看，代表了艾芙芭首次试飞，成功抵抗地心引力的壮举，另一方面则表述出其内心守护正义、与当权者决裂并勇于反抗邪恶势力的坚定决心。歌曲中女巫不断重复着这句关键词，且每次重唱较之前更为铿锵有力，音调也随之不断攀升，体现出艾芙芭愈来愈坚定的信念意志。

音乐主题动机的呈现和发展与戏剧主

题的表现有着极高的吻合度。终场，艾芙芭面对自己帮助过的人们不遗余力地追索后终于对现实妥协，唱道“我能力有限”，该歌词旋律较之前与格琳达的合唱曲目《我们在一起，能力无限制》的旋律相同，但此刻主人公的自我认知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，有着极强的反衬效果。

艾芙芭是如此富有爱心、正义感的女孩，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坚持，不顾一切地去奋斗，梦想终能实现。观众每每在其歌声中越是感受到热情与坚定，越是让人心疼。心疼她绝不违背理想的决心，心疼她毅然决然亲手摧毁梦想之路，只因她有颗美丽勇敢的心。最终，虚伪战胜善良，真理选择退避。那位坚守道德信仰、力图使人民都感到幸福的绿女孩，终究离开了我们，还留下了千古骂名。

走出剧场的那一刻，“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，正是人恶劣的情欲、贪欲和权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。”黑格尔的这句话在我脑海里盘旋，久久不能散去。艾芙芭、格琳达是“吃瓜群众”口中的“好女巫”“坏女巫”，她们更是现实中的你我他。人的一生，多数决定都无法逆转，就如同艾芙芭施展的魔咒。惟愿我都能拥有格琳达那完美的外在，又具备艾芙芭那颗善良勇敢的心。

（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理论博士研究生）